

夜光杯



夜光杯

我最早读到莫言的作品，是小说《枯河》，那时正上大学，在阅览室里看到《北京文学》上的这个小说，一下子就记住了“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庄东边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升起来”，当时感到整个阅览室，都被这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浸泡了，大家都像在月亮的河道里蹒跚着，在乡村，我曾见过红色的月亮，但水淋淋的还是第一次感知，这次到莫言旧居，这个水淋淋的鲜红的月亮又一次在我眼前升起。

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我们那里，从孩子的襁褓到三四岁都睡在沙土里，那沙土，先在烈日下暴晒，然后用细筛子筛过，还必须用铁锅炒热，炒过，就放置一旁，待沙土不再烫人，就用襁褓把沙土垫在婴儿的身下，有的是一条土布袋，将婴儿装进去，头手和胳膊露在外面。要大小便都在土布袋中，大小便后换上新土即可。老家的人都知道“孩子再

起来，就像是在品尝一块珍贵的饼干，表情享受，香甜无比。其他孩子得到了启示，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嗒咯嗒地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里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里的校长出来制止，于是人们就开始哄抢。

在莫言的童年叙述里，恐惧是主题，在《枯河》《透明的红萝卜》都有，我感觉这个可追溯到他的一件童年往事的影响，莫言记得的最早的一件事情，是在1958年，四岁左右时，把一件珍贵的把热水瓶给打碎了：当时的农村家庭，有一只手提的热水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般家里面用的是瓦罐，在外面蒙上一层麦草，垫上一个草袋……打碎一个热水瓶，我吓得就跑掉了，钻在一个草垛里一下午没敢出来。到了晚上，我听见母亲喊着我的乳名叫我，声音很温柔，不像要打我的动静，才从草垛里钻出来，看到母亲正站在星光下喊叫我。

打碎了一个珍贵的热水瓶，这个弥天大祸在后面的莫言嘴里说得很平淡，实际上，乡村孩子小时候都有这种经验，那种大祸临头的恐惧感，没有经历过物质欠缺时代的人是不能体会的。

站在旧居的院子里，我看到一张莫言祖居全图，那图上的实线部分是现有的遗存，虚线是曾经有过，而今消失或拆除的，我注意到消失的杏树、牡丹、芍药与梨树，应该说，莫言的祖上的DNA里有浓重的文艺因子，在农家院落里种上几棵牡丹芍药，那是怎样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在忙碌的时候，一朵牡丹的富丽曾引起这土地的那个农民怎样的幻想？

这5间低矮的土坯房，我进门都要低头，这是莫言旧居，房子的底部有徐渭的绘画题跋中多次出现“游戏”“墨语”“戏语”等字眼。如在《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漱老语墨》中说：“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语涂花卉，藤刺刺阔臂几枯，三合茅柴不成醉。”又在题画诗《虾蛤》写道：“精理通毫末，物情无遁藏。平生江海心，游戏翰墨场。”

徐渭所说的“游戏”，并不是指其本义玩耍嬉戏，而是指自己在“游戏”中得到精神的自由解放。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徐渭，他的“游戏”可以附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的解释。庄子的“游”通往心境自由，得到精神状态解放，从而达到审美的自由境界。正如徐复观所说的那样：“游戏是除了当下所得的快感、满足外，没有其他目的。”

一些青石，然后是青砖，再然后就是土坯的垒砌，风雨剥蚀，墙是斑驳了，好像无数的张开的嘴唇，这也是一堵会唱歌的墙，也许只有心静的时候才可听到。

这老屋上嵌着的一块刻有《莫言旧居》的大理石匾额，让人觉出了岁月的滞重。进到屋里，眼睛一下子适应不了，光线很暗，而房屋开间很小，是原有农村的格局。进门是两个灶台，而进门堂屋的破旧的桌子上，是一台老式的收音机和一面玻璃镜子，人们说这收音机是莫言结婚时花了49.5元买的，那是1979年，莫言还未开始写作。

从堂屋当门可以进到东西两侧的房间，东西两侧各有两个不大的房间，在西屋的土炕上，看到介绍，莫言的两个哥哥姐姐和莫言都出生在这个土炕上，而东屋的土炕，则是莫言结婚的洞房，也是女儿出生的地方。

莫言家的老宅，建于民国元年，已经有百年的历史，刚开始只有4间。因高密东北乡低洼，老屋屡遭洪水浸泡。1966年不得不翻新修缮，又加了一间。那时候，一家十多口人像一群生灵就挤在这个老屋里。

这个老屋，是莫言于1955年到1976年生活的地方，从出生到当兵离开，在这里生活了22年，但在莫言的内心，这座老屋一直在灵魂的深处矗立着。现在老屋喧闹了，很多人来这里，对文学进行朝圣，但也有很多的人打发时光，这也带动了一方父老的生活，曾经有一位“为能吃上水饺而写作”的人，从这里走出，但他还会时时回顾，老屋的后面，是莫言多次写过的母亲河：胶河，也是小说《枯河》里写到的那条河。

徐渭在《酬李画史见赠两大幅》中写道：“龙漱不堕香烟白，画亦天然不是工。”在他看来，绘画应尽显天然之美，创作者就不能像画工那样只专注绘画技法。而文人作画则追求表现自己的修养情趣，流露人的自然天性，这样绘画便有象外之象的意蕴。徐渭以“游戏”的态度进行绘画，体现了他的自由追求。他的绘画创作不是事先构思，也不是满足外在的功利性需求，而是即兴创作，完全出于自己的内心需要。

画亦天然不是工

徐渭《读庄子》诗云：“庄周轻死生，旷达古无比。何为数论量，生死反大事。乃知无言者，莫得窥其际。身没名不传，此中有高士。”庄子的人生是平淡的、寂寞的、理智的、安详的，“形如枯槁，心如死灰”，视生若死，视死如生。变化是必然的，死亡只是人生戏剧中的最后一幕。那是从某一存在转化为另一种存在，来自无，复归于无，这不也正是徐渭的生死观吗？如今人们赞美徐渭的游戏精神，自然需要在新的时代赋予它新的意义：艺术创作非为功利，非为讨好世俗，乃是自己自由抒发、灵性释放。

没想到，眼看着，我丢了手机。像往常一样，我站在地铁车厢门口，默默地刷手机。有人进车厢，擦碰站在门边的人，再寻常不过，可这回，不知不觉间，此君不早不晚在地铁车门洞开之时，不轻不重地撞了我一下，我的手机就势脱手，不偏不倚落入屏蔽门和车厢门间一掌余宽的缝中，一去不回。

很快，关门提示音“嘀！嘀！嘀！”地刺入耳膜。没时间发呆或者发火，没听到一声“对不起”，也来不及弄清此君是男是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人机分离，“机”可失！我冲出车门，在站台上奔跑了四五节车厢的距离，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一个穿制服的姑娘。她包裹在厚厚的制服中，急急跟过来，在屏蔽门前站定。“这里吗？现在门关了，看不到，要等下一列车过来，再看掉在哪里了。”她平视前方，平静地解释，“现在拿不到。要等今天晚上运营结束，维修师傅才能下去拿。”

下一列进站了。门一开，我俩就探头朝门缝下瞧。尽管视力不佳，还是我，率先看到了我的那个“它”，背面向上，“俯卧”在铁轨边、墙脚根。顺着我的手指方向确认位置之后，姑娘用对讲机向服务中心的同事通报。上行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取出半个口罩大小的淡黄色小纸条，让我留下姓名、联系信息，回家等电话。虽然怅然若失，其实是似失非“失”，我心中却闪过一句

“也蛮好”——我和“它”之间，需要一次不打招呼、不可反悔、决绝的“小别”。

既然谁都拿不到，那么，这一晚它是安全的，我不需要联系运营商和银行。可以自我安慰的是，此前在人来人往的外滩、苏州河边流连，未曾“机”落“河”口，已属大幸。

回到家，我照常做家务，饭后看书、读报，照常安歇。次日早晨8点不到，电话来了，说9点可以去原车站取。到站，签名，取回。我问类似情况多不多，工作人员拖了个长音回答“多——”他很有把握地问：“进出车门的时候，撞的吧？最好握紧手机，或者放进口袋里。”

小别重逢，手机的角落添了两道细纹。我再逐一翻看：没有未接来电，没有未读短信，工作群里没有被@，同学群里谈论抽到的新年签，有人抽到了“暴富”，退休同事在群里贴出了会不会加养老金的帖子。世上本无事。

回想手机“擅自逃离”的时候，我正在啜饮英国首相的老爸想法国人的新闻。我不禁自问：我真的需要这样一天到晚看世界吗？瞬间失去手机的时候，我还拥有什么？如果要紧急联系亲友、工作伙伴，我想得起来多少电话号码？当真正的危险靠近时，我怎样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放下手机，我可以看到更多。

人机“小别”一瞬间

阿惠

当时，我隐约觉得，《枯河》的变形通感的叙述描写中，一定有莫言不幸童年的影子，他一定在童年

时候挨过父亲的揍，那河流也一定是从童年流过的。在高密东北乡终于看到了莫言平安庄的旧居，是那么低矮破旧，这还是诺奖后修整过的，当时莫言出生时候，房子“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莫言出生时对待产妇的习俗，和齐鲁西南老家差不多，产妇产前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

高密：老屋喧腾

耿立

怎么哭闹，只要换了温热的新沙土，立刻就会安静下来”。睡沙布袋的孩子皮肤从不发炎，山东的农村都是如此，用浮土给新生的孩子做尿不湿，让孩子从小接近泥土。

莫言的小说，很多写到饥饿，写到吃煤块，这次在莫言旧居，听到村里的人说，吃煤块的事是真的，1961年的春天，莫言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大栏村村立小学的校园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他们这些小孩那时候孤陋寡闻，没见过煤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过充分进化的牙齿在这时发挥了探索世界奥秘的主导性作用。一个大胆的小孩子试探地拿起一块，放到嘴里咬了一口。他咯嗒咯嗒地吃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2021年元旦，隔壁邻居老胡约我去顺昌路，帮他挑一只风鹅。顺昌路，上海最具烟火气、市井十足的马路之一，从建国东路到复兴中路，沿街的小店小铺、南货店的门前屋檐、小菜摊肉摊、水产摊前挂出了自制香肠、酱油肉、风鳗、风鹅、风鸭，有的在沿街上也挂满了红红的香肠、白白的风鳗、紫里透红的酱肉，一串串、一条条、一排排，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酒香与肉香，整条马路萦绕着满满的年味，仿佛在提醒我们年关不远了。

寒冬腊月，晒太阳是最享受不过的一件事，到顺昌路买酱肉、买风鹅，买鱼买菜，顺便享受清澈的阳光，享受浓浓的上海特有的年味，是上海人对美味的追求，也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居营造了淳朴的街景。在一个小店前，一排油光发亮的风鹅在寒风中，在阳光下通体透亮，老胡看中了一只风鹅，店主说独门秘籍，从选料到腌制的每一步都十分讲究，付款、分折、包装，老胡心满意足。这时一辆17路公共电车缓缓驶过，用一排风鹅作侧景，我拍下了这条充满年味的顺昌路。

黄浦区新一轮城市更新的大幕已经在顺昌路掀起一角，晒惯顺昌路太阳、享受上海年味的老上海说这个年味十足的街景即将消失；但愿若干年后出现一条崭新的顺昌路，我还会在这个路口，用镜头还原上海的年味，让更多的人享用上海醇厚的年味。



摄影

雪中饮酒沪上飘雪，寒气逼人。古往今来，每逢天寒地冻、白雪压境，更引文人借酒抒怀，也趣在可围炉、可煮酒、可忆旧。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为人熟知。虽是诗人晚年隐居洛阳思念旧人之作，却真实还原了大雪将至，以新酒待客的文人习气。此新酒，按出酒日期推断，应为家酿米酒，又多了一层迎客到家、欢聚一堂意思，室内用红泥烧制的烫酒小火炉已准备就绪，阵阵酒香传来，高朋满座，开怀痛饮，可见诗人与刘十九情谊非同一般。并非巧合，名联“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作者元稹，也是白居易好友，同白齐名，他们唱和之诗，有些也与离别酒筵有关。无法不说，文朋诗友间感人肺腑的情谊，借助酒力，曾成就了无数名诗、名句。

被誉为明末小品圣手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的名篇《湖心亭看雪》记载：“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于是应邀欣然对酌。对雪中此等景象，文中舟子有言：“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言之凿凿，刻画了江山覆雪时，作者与对酌之人的浪漫情怀。且不说作者是否有孤高自许的意蕴，至少又一次道出了雪中饮酒之乐，和令人无法忘怀的瞬间。张岱这一笔记，极具诗情画意，对后人影响很大，成了非凡的教科书。对此，或许我们还应汲取并非文人专属的不拘常规、反其道而行之的雪中情趣。

冬日饮酒，虽不必“山外斜阳海外雪”，倒也需要“月下看梅”的心情，以助酒兴。数年前，乘蜡梅盛开，与几位文友同游无锡梅园，在念劬塔居高临下俯瞰梅园，又在一株老梅下围坐，历数蜡梅之高下，又问如今“梅妻鹤子”还有否。此时，不知谁竟拿出一瓶金枫黄酒，用纸杯分享，蜡梅清香和酒香混合，不绝如缕的情谊与此刻分享的心情并在，如曲水流觞，绵绵不绝，酒尽意在。不光饮酒，要酿得好酒，也必是冬酿。从立冬至来年立春，是黄酒投料发酵最好时机，明末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冬至，水旺”，意为冬天是水质最美好的季节。古有“三酒”之说：事酒、昔酒、清酒。因事而临时酿造的酒为“事酒”；“昔酒”为冬酿春熟之酒；“清酒”则冬酿夏熟，色清而味浓。在清朝中叶前，甚至民国时期，当时最好的黄酒是河北的沧酒。明代文豪钱谦益曾写下大量诗文称赞：“今我南还又早秋，也沾沧酒下沧州”“杯酒劝君成一笑，长瓶那得更沧州”云云。寒冷的北地，乃黄酒成名重镇，这与古代饮酒之诗大量产生于北方不谋而合。

时下与我交往较多的朋友，多数是各行各业普通工作者，大部分已退休。他们中“诗雾腾腾”者少，好酒者却不少。每逢佳节聚会，大家总要喝上几杯，常常屋外北风呼号，屋内热流滚滚。我虽不好杜康，却因近年迷恋“此公”历史和现状，而三人绍兴采风，两下沈荡作文，一路驱车金华，游丽水、安吉酒坊，访金枫酒业等等，静下心来做黄酒专题，一发难收。眼下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又是各地黄酒投料开酿时节，再出发的时机到了。

等雪

程庸

寒冬轻如鹅毛的苏醒与飘飞在摩天楼之间，穿梭的白色弧线当江水拍堤岸，千堆雪成了上海人的冬天等待外滩的心思，总有人会懂古建筑一夜间披上了大氅那玉树临风，那素裹银装梧桐树的街巷飞跃起白头鸟光秃秃的挺拔之中街边的树枝变成白杨这边的雪仗，那边无瑕的光芒寒冬的脚步携带着欢喜、明净偶尔的飞雪就当一场音乐去谛听

雪中饮酒

冯强

